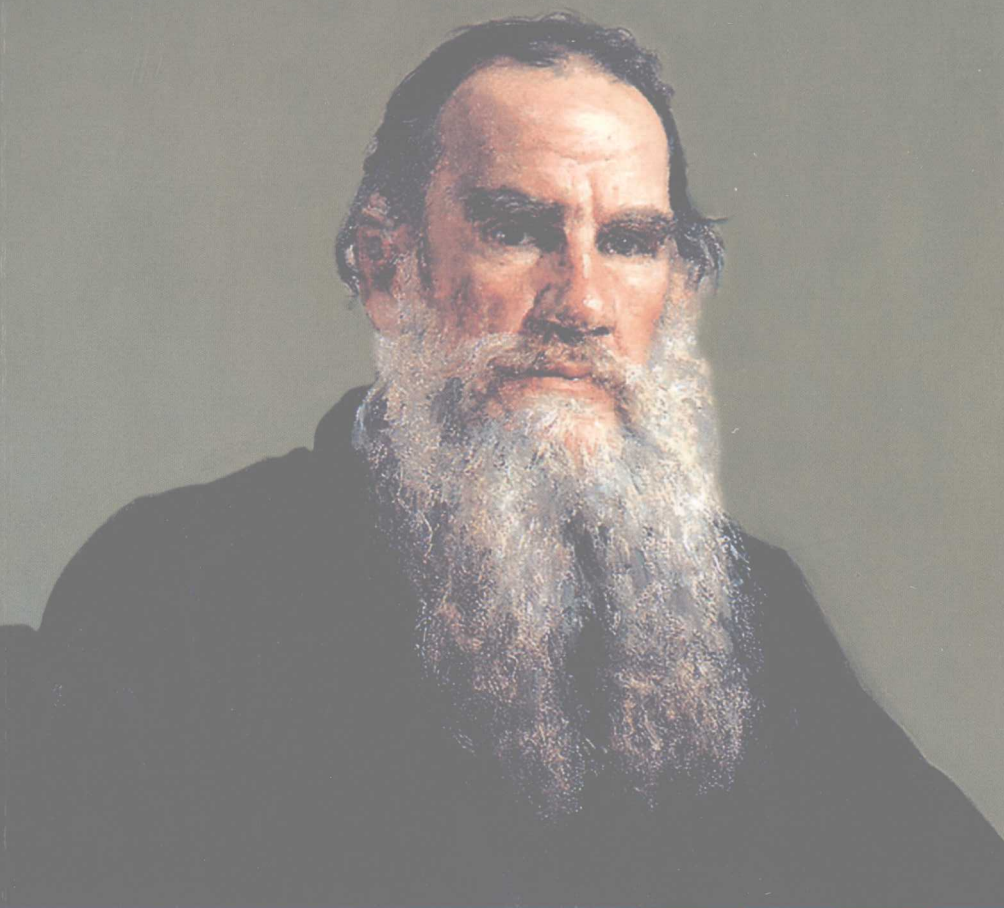




托尔斯泰

[奥]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高中甫 校

浙江文艺出版社



托尔斯泰传

[奥]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高中甫 校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传 / [奥] 茨威格著; 申文林译; 高中甫校.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4

(传记馆)

ISBN 978-7-5339-2737-0

I. 托… II. ①茨…②申…③高… III. 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传记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15375 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封面设计 水 墨

托尔斯泰传

[奥] 茨威格 著

申文林 译 高中甫 校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92 千字

印张 4.625

插页 2

印数 1-8000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37-0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译序/002

序言/007

肖像/011

生命力和它的对立物/016

艺术家/032

自我描述/049

危机和转变/058

假基督教徒/067

教义及其荒谬/079

为实现而斗争/098

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天/115

决断和神化/130

逃向上帝/138

尾声/144



译序

斯·茨威格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享有盛誉的传记作家。他一生共写有十二部传记，众多的历史人物都被纳入他的笔下，其中有王室人物玛丽·安东内特、玛丽亚·斯图亚特；有政治权术家约瑟夫·福煦；有宗教改革家、中世纪人文学者鹿特丹人伊拉斯莫、卡斯里奥；有航海家麦哲伦、阿美利哥；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等；更多的则是作家、诗人，如凡尔哈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蒙田等。此外，他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年分别发表了题为《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和《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的作品。这样他完成了他称之为“精神类型学”的写作计划，并给这三本著作标上一个总题目：《世界建筑师》。在茨威格看来，这九位精神类型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智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与现实世界并存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建筑工程师。



本书《托尔斯泰传》即《三作家》中的《托尔斯泰传》。从传记的固有意义来看,包括这本《托尔斯泰传》在内,这部《世界建筑师》不能算做传记,确切地说,不是真正的传记,因为在书中缺少全部或者大部分一部传记必有的构成因素,诸如身世、家庭、婚姻、经历、代表性作品的生成史等。以这本《托尔斯泰传》为例,作者根本就没有叙及托尔斯泰五十岁之前的生活。读者无法从这本书了解和认识托尔斯泰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他创作鼎盛时期的感情活动和心路历程。茨威格,如他自称的那样,他要在《世界建筑师》这套书中完成的是“精神类型学”的研究,而非通常意义的传记叙述。在《三大师》中,他把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叙事文学的天才,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在《与魔的搏斗》中,他描述的是三位内心世界都受一种自己所控制不了的魔的力量影响的作家——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的人生和命运的悲剧;而在《三作家》中,茨威格认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同样属于同一精神类型,但却是不同等级形态。他们用自己的笔不是



去摹写现实存在,不是去描绘外部的宏观世界,而是去展示自我,去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自已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但他们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卡萨诺瓦是最低等的,原始的阶段;司汤达则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即心理学的阶段,质朴的阶段;而托尔斯泰则提升到社会性的伦理学和宗教性的高级阶段。在《托尔斯泰传》里,读者明确地感受到托尔斯泰把对自我的探索与对社会道德的探索结合在一起,即如茨威格自己所说的:“双重探索”,或确切地说,是“道德性的自我检验,也就是自我审判”。他再也不能平静地看待生活,而是在不断地询问生活的意义和荒谬。他为此苦恼,并折磨自己。他向自己提出活着为什么、我应当怎么生活等重大问题。他祈求一种信仰,它能救助自己,也能救助他人。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在这位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鸿篇巨制、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作家身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全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价值:工作令他



厌恶,妻子使他感到陌生,子女全都使他感到冷漠。他昏昏沉沉,目光呆滞,不断地呻吟,不停地叹气。“生活停顿,而且变得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他自己精神危机开始时期形象的描述。他在思索和探求古往今来哲学家的巨大课题:生存的意义。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开始成了一个并不伟大的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了。他抛弃了形象的思维和创作,致力于道德上的思考和探索,他离开了艺术,皈依了宗教,他成了一种教义的倡导者:“毋抗恶”——一种宣扬反对暴力的《福音书》。茨威格在这本文论式的传记中,不是描述了托尔斯泰的生平,而是用浓墨重彩,怀着挚爱却不无批判,心存敬仰却无意粉饰,描绘了转向后的托尔斯泰的心灵面貌和灵魂的演化,完成了对这一精神类型的塑造。

高中甫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
一种毕生的事业那样，
归根结底就是能像一个
完整的人生那样，产生
强烈的影响，并且迫使
所有的人都进入同样的
心境。

——日记，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序言

重要的不是人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而是道德完善的过程。

——老年日记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住在乌斯地区；他是一个好人，行为严谨，敬畏上帝，不做任何坏事。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拥有羊七千，骆驼三千，驴子五百。此外，他有成群的仆人；在东方人当中，他算是首富了。”

《约伯记》就是这样开头的，约伯一直是幸福满足的。有一天上帝击打约伯，使他长毒疮，使他从昏昏沉沉的舒服愉快中清醒过来，产生思想的痛苦。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史也是这样开始的。他在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居住在世代相传的庄园里，富有而且舒适。他的身体健壮有力，他可以把他所喜爱的姑娘娶回家为妻。于是这个妻子就给他生下了十三个子女。他用手和心写出的著作已经永存不朽，照耀着整个时代。这个广有影响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主纵马向前奔驰的时候，





当地的农民都躬身施礼，表示敬畏，全世界都对他如雷贯耳的声望表示敬畏。正如约伯在受到考验前一样，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一直无所追求的，他曾经在一封信里写下世上最放肆的一句话：“我是彻底幸福的。”

他所拥有的一切在一夜之间突然全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价值。他这个辛勤的劳动者对工作产生了厌恶，他觉得妻子陌生，子女全都无关紧要。在夜间他辗转反侧，从床上起来，像个病人那样不住地来回踱步。白天他坐在书桌前昏昏沉沉，目光呆滞，两手麻木。他也曾匆忙上楼把猎枪锁进橱柜里，以防把枪对准自己。他经常不住地呻吟，仿佛他的胸膛要崩裂似的。他还在昏暗的房间里唉声叹气，像个孩子。他不再拆看信件，也不再接待友人。儿子们看着他，都畏缩不前。妻子对于他这个骤然变得面色阴沉的丈夫深感绝望。

突然发生如此转变，其原因何在呢？是疾病在暗中吞噬他的身体吗？是他浑身长了毒疮吗？是来自外部的不幸对他的冲击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弄得他这个最坚强的人变得如此郁郁寡欢，他这个全俄罗斯最坚强的人变得如此阴沉悲哀？

答案是令人可怕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换一种更为可怕的说法：其实没有任何问题。托尔斯泰在各种事物的背后看到的是虚无，在他的内心里有某种东西被撕碎了，有个通向内部的裂缝张开了，这是一条狭长的黑色裂缝。他的眼睛流露出震惊，被迫呆呆地看着一片空虚，看着在我们自己温暖的、血脉流畅的生活背后的其他陌生、冷酷和无法理解的事物，看着在短暂存在的背后的永恒虚无。



凡是对这种无法命名的深渊看过一眼的人都再也不能把目光转开,黑暗如同狂奔奔腾,流进他的感官,熄灭他的生命的光泽和颜色。他嘴上的欢笑一直是冷冰冰的。不感觉到这种寒冷,他就再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不联想到另外一种东西——虚无,也就是空虚——他就再不能看到任何东西。一切东西都是从刚才还是完整的感受中跌落下来,变得枯萎和没有价值。荣誉变成了见风使舵,艺术变成了愚蠢行为,金钱变成了黄色废物,而自己不停地呼吸的健康身体则变成了蛀虫之家。这个看不见的黑色嘴唇吮吸了一切价值的汁水和香甜,这个可怕的、吞噬一切和像夜一样漆黑的虚无,爱伦·坡的席卷一切的《大旋涡》,布莱斯·帕斯卡尔^①的那个比一切思想深度还要深的《深渊》,一旦对谁敞开,使人感到恐惧,那么,这个人就感到世界冻结了。

对于虚无,把一切东西包起来、藏起来的做法是白费力气,把黑暗的这种吮吸称之为上帝、宣告为圣徒,是不解决问题的。用《福音书》的书页封贴虚无的黑色大洞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原始黑暗能够穿透一切羊皮纸,熄灭教堂里的一切烛光。从宇宙之极来的这种严寒是不会在说话的微温呼吸中暖和起来的,为了压下这种死一样沉重的寂静而开始高声传道,如同小孩子在树林里要用大声唱歌压住自己的恐惧那样,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于曾经深受惊吓的人来说,什么意志、什么智慧都不能再度

①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



照亮他阴暗的内心。

托尔斯泰在他有世界影响的生命的第五十四个年头对这种巨大的虚无第一次正视起来。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逝世,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凝视着空虚的大黑洞,凝视着在自己生存背后的那个无法理解的内部。但是,即使是在正视虚无的时候,托尔斯泰的目光也还是敏锐和明亮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见到的最有学识和最有智慧的目光。从来没有一个人以巨人的力量与无以名状的东西,与短暂性的悲剧进行斗争,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坚定的人针对命运给人提出的问题,提出询问人类命运的问题。没有人更可怕地遭遇到彼岸人那种空虚的、吮吸灵魂的目光,没有人更为出色地忍受过这种目光。因为托尔斯泰黑色瞳人中刚强的良心对艺术家明亮、勇敢、敏锐的目光提出了反驳。面对生存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没有,从来没有怯懦地压低目光或者闭上眼睛。他的眼睛是我们新艺术的一双最清醒、最诚实和无法收买的眼睛。因此,赋予不可理解的以一种形象的意义,赋予无法避免的以真实,这种英勇的尝试是无比出色的。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这三十年间,托尔斯泰是在创作中生活的。他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从五十岁一直到去世这三十年间,他完全是为了生活的意义和对生活的悟解而生活的。在他给自己提出无法估量的任务以前,他一直是这样轻松地生活。那任务是,他为真理而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是为了拯救全人类。他执行这项任务,从而成了英雄,而且几乎成了圣徒。他为这项任务付出了生命,这使他成了一切人中最有人性的人。

肖像

我的面孔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面孔。

肖像
011





他的面容如繁茂的丛林，可以窥探内部的各个通道都被封住了，主教式的胡子如波涛涌流。他的面颊几十年来为性感的嘴唇所淹没，现在满布了一层树皮一样皴裂的褐色皮肤。他的眉毛粗壮，有手指般宽，像是扭结在一起的树根，又像是茂盛的灌木。在他的头顶上是密集而杂乱的一束束头发，像是晃动的浪花。他这像混沌世界一样混乱的头发，繁茂得如同到处混杂蔓生的热带植物。

因此，要认识他的真容，我们就得从他的脸上除掉那稠密的胡须。只有他青年时代的肖像，他那没有胡子的肖像，才能让我们看到他的真正的形象。看过他的肖像以后，人们都感到吃惊，因为这位贵族英才的面孔轮廓是粗线条的，简直无异于一个农民的面孔。他的外貌毫无艺术感，显得很粗野，几乎是平庸粗俗。

在他的脸上到处都是阴影和昏暗，到处是坑坑洼洼和严酷的艰辛。无论哪里都没有奋发向上的活力，没有溪水流动的明亮，也没有勇敢精神的升华。无论哪里都没有射进光明，无论哪里都没有焕发光辉。对于这一点谁要是否认，那么，他就是在进行美化，他就是在撒谎骗人。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他对自己这副令人失望的尊容早就有所了解，任何与他的容貌有关的暗喻“都使他感到不愉快”。他深感怀疑的是，“有这么一个宽平鼻子，这么一副厚实嘴唇和这么一双灰色小眼睛的人会有人世间的幸福”。因此，他这个年轻人很早就把自己惹人生厌的脸隐藏在黑色胡须这个严密的假面具后边。后来，那是到了很



久以后，年龄才使他的胡须透出银白色的光芒，令人敬畏。只有在最后十年，这块阴沉沉的乌云才散开了。

有这副普普通通的俄国人相貌的人，人们可能想到他是其他任何行业的人，而不可能想到他是个文化人，是个作家，是个塑造人物的人。托尔斯泰作为少年男孩，作为青年小伙子，作为成年男人，甚至作为白发老人，始终都像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什么样的外套都合他的意，什么样的帽子他都喜欢戴。他无论在哪里，无论干哪个职业，无论穿上什么衣服，无论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作为大学生没有任何特色，作为军官如同任何一个腰挎战刀的人一样，作为农村贵族如同任何一个容克地主。如果在乘车时他与一个长白胡子的用人并肩坐在车上，那么，我们就得很细心地观察，在车夫座位上的这两个老人中间到底哪一个是伯爵，哪一个是车夫。他的面孔看上去是典型的俄罗斯人，正是由于托尔斯泰胸中装着整个俄罗斯，所以他的面容不是他个人的面容，而是俄罗斯的面容。

因此，他的样子最初几乎使所有第一次看到他的人感到失望。瞻仰他的人不远千里而来，敬畏地聚集在接待厅里恭候这位大师，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个扣人心弦的时刻。在大家的想象中，他是一个高大威严的人，胸前飘着大主教的胡子，他伟岸挺拔，具有巨人和天才的外表。这时候接待厅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快看呀！一个矮个头粗胖的人，长髯飘舞，迈着几乎是飞动的步子，十分轻快灵活地走了进来。他在颇为惊愕的客人们面前停住脚步，亲切微笑地站定。他用快速的语调活跃地与客人交谈，并灵巧地向每位客人伸出手来。客人们在握住他的手的时候，内



心深处感到惊讶。怎么？这个亲切随和的人，这个“灵活的发白如雪的老人”，果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吗？先前对伟人的恐惧感烟消云散了，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有些兴奋起来，胆敢细看他的容貌了。

可是仰望的人突然都惊呆了，在热带灌木丛似的眉毛后边，青灰色的目光像豹子一样向他们扑了过来，这就是前所未闻的托尔斯泰的目光，没有一幅画表现出来，只有亲眼看到过这位大人物面貌的人才说到过的这种目光。它如同一把刺刀，光亮闪闪，像钢铁一样坚硬，牢牢地对准每一个人，要想避开它，那是不可能的。托尔斯泰最初的目光审视是无法防御的，它如同炮弹，能射穿伪装的一切装甲，如同金刚石能切割一切玻璃镜子一样。屠格涅夫、高尔基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人都可以作证：在托尔斯泰这种穿透力极强的目光面前没有人能够撒谎。

但是这目光只是一瞬间如此冷酷和严厉，随后他眼里便又显露出彩虹，发射出灰色的光芒。这光芒在有所抑制的微笑中闪烁不定，或者亲切地变成柔和的、令人舒服的光辉。他那双颇有魅力和不大安静的瞳孔里的感情有种种变化，飘忽不定，就像云影在水面上不住地飘摇那样。愤怒能使他的瞳孔迸发出独特的冷酷的闪电，烦闷能把这对瞳孔凝成冰一样透明的结晶，亲切宽容使这对瞳孔如同阳光普照般的温暖，狂热激情又能使这对瞳孔起火燃烧。紧绷的嘴巴不用动弹，这对瞳孔就能产生发自内心之光的微笑，他的瞳孔是无比神秘的星辰。在为悦耳的音乐而情绪激动的时候，这对瞳孔能够“哭得泪如泉涌”，就像农妇的眼泪那样。这对瞳孔能够从精神满足中获得明